

小战士

[捷克斯洛伐克]伊·馬列克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〔捷克斯洛伐克〕伊·馬列克

小战士

格·舒 宾俄譯

徐亞倩 徐朴中譯



〔苏联〕符·李亞民繪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里的五篇小說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伊·馬列克寫的。這幾個短篇寫捷克斯洛伐克的少年和青年在德國法西斯統治下時，怎樣幫助工人跟法西斯鬥爭，怎樣救護德國共產黨員的兒子；在解放後，怎樣幫助邊防軍捉住偷越國境的壞人，怎樣參加社會主義建設，怎樣提高學習成績等。

И. Марек

МОЛОДЫЕ БОРЦЫ

Детгиз 1955

小 戰 士

伊·馬	列	克	著
格·舒		賓	編譯
徐亞倩	徐	朴	中譯
符·李	亞	民	繪圖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—四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譯0179 (初中)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3 印張 2 6/7 字數 52000

1956年7月第1版

195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2000 定價 (3) 0.20元

作者介紹

伊尔齐·馬列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名作家。他的文學作品非常有名。他还是一个新聞記者和社会活动家。

馬列克 1914 年生于布拉格。他在繼父家里長大，童年生活過得非常不快乐。他在中学时代就爱好文学，讀了許多捷克和俄國的作品，很早就开始寫詩。在大学里讀書的时候，他就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荒地上的人們。

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法西斯占領前不久，馬列克在卡尔洛夫大学哲学系畢業，当中学教师，教授語文。1948 年他才脫离教学工作。

馬列克的作品很多，不过重要的作品都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寫的。祖國的解放对作家的創作提供了全面發展的条件。

馬列克的重要作品有下面几部：在黑暗中前進的人們發表于 1946 年，这是一部描寫摩拉維亞地区苏联游击战士的小說；地下鄉村是一部描寫摩拉維亞南部人民跟法西斯斗争的小說，1949 年發表；小說黎明的阳光照耀着我們發表于 1950 年；讓我們嘲笑过去的生活、小战士和磚头与微笑發表于 1953 年。

其中地下鄉村曾得到过伊拉謝克文学獎金；小战士这一部短篇小說集是專門寫給少年兒童和青年看的；磚头与微笑也是一部短篇小說集，描寫的是克利曼德·哥特瓦尔德冶金工厂工人生活，其中大部分是描寫青年工人的。

這本書中的五篇作品是从俄譯本轉譯的。

譯者 1956 年 6 月

目 錄

作者介紹

普罗科潑和小鬼	1
一封信	13
小战士	27
在边境上	43
小流浪者	60



普罗科泼和小鬼

我叫普罗科泼。这名字我并不觉得不体面。可就因为这个名字，外带着我的鬍子又长，所以全工地上都叫我“隱士”。

这外号是一个工程师給我起的。他是我們这兒的滑稽大家，第一次在我那所小房子里见到我，就給我起了这么个外号。

原来我并不住在工人住宅里，却就住在工地上。起重机好像在那兒偷偷地往我小房子的窗戶里張望，机車直冲着小房子拉汽笛，一旁还常常有大卡車轟隆隆開过，揚起一片塵土。那挖土机呢，更不用提了。

有多少回，我就为了这小房子心里直嘀咕：“瞧吧，普罗科滋，万一掘土机那个‘大勺子’把你这小房子舀了去，那你就完蛋了！”

木匠给我钉的那所小房子并不大。

跟我同名的那位老聖人，当年隱居在薩扎夫森林里的，他那木房子也不大呀。我那木房子为什么要搁在这兒工地上呢？为的是我在这兒当个材料保管員，这样的人就得随时在人家手脚边。可不是，人家老是忘帶东西嘛。吃过了中飯，人家才記起沒有帶水龍帶；深夜里人家跑來要木栓；天一亮又有人來要鑽子；吃过早飯人家又要鉄鍬了。你可以在小房子門口挂上个通告哇，就說什么時間不發付家伙材料——这話这兒可談不上。材料保管員跟工程主任就得随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。这是两个要緊人嘛。就为了这样的原故，我才住在庫倉旁边。

我还有件事活像过着真正隱士的生活——那就是我养着一只羊！这只羊是从一个寡妇那兒買來的，我原想暫時享受享受羊奶，后来却老留在自己身边了。我買它原是因为工地上有不少地方長着極好的青草，要是讓这样的青草白白地連根爛掉，那簡直是个傻子。这么着，我就想了：既然人家叫你隱士，那你就当个隱士吧。看起來，有朝一日，也許有奧勒特尔日赫公爵那样的貴客臨門。据傳說，有一天奧勒特尔日赫公爵攆着一只白鹿，無意中闖入了聖·普罗科滋的住所。我这只羊还真像那只白鹿。毛色雪白，雪白，白得跟它的奶不差什么！羊这种牲口养起來并不費事，性子又和順，对人又有好处……挤出來的羊奶，尽够我冲咖啡。一句話，我住在这兒工地上，生活过得真像个鄉紳老爺。而且跟这只羊在一塊兒，也有不少的乐趣。那些磚瓦匠，出名的愛胡鬧，什么都想得出來。他們居然教得我的羊會嚼烟叶。羊这种畜生也愛吃好东西。要不了

多大时候，什么东西它都吃得惯了。只有一个磚瓦匠，叫施美克的，皮塞克地方的人，可是个小器鬼，他一回也沒有請那只羊嚼过一小撮烟叶。他对羊說：“你嚼你的樹叶吧！在打仗的时候，我抽过不少樹叶，这会儿还是各吃各的……”听说施美克还是个哲学家。有一天，他把一条全新的褲子晾在矮樹上，那只羊在一旁嚼着它的樹叶，漸漸地吃到施美克的褲子那兒。那只羊把褲子拉低点兒，就一口一口咬起來。这么着，竟吞下了整整一条褲腿。因此施美克那天晚上沒法参加跳舞会。打这往后，他再也不談哲学了。

有一天，多虧这只羊，我在工地上逮住了一个小鬼。这大概是春天的事吧。那天我走進羊圈去挤奶，羊瞧着我手里的罐子，眼光里露出一团埋怨的神气，我一看就觉得兆头有点不妙。它那双眼睛好像在笑話我呢：“來迟了，爺爺！挤羊奶嗎？太迟了……”我來到它身边一看，奶膀已經全空了，再也挤不出一滴來。

“糟糕！”我心想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么个頂兒尖兒的山羊，怎么就失去了这个刮刮叫的才能？”我就这么拿着空罐子回到自己的小房子。第二天早上，好，还是沒有羊奶，这已經不像話了！晚上可还是这样。一滴羊奶也沒有……我生了气，倒不是因为沒有羊奶我就过不下去，却因为老規矩总是老規矩嘛——你放了一天青，就該交給我充分的羊奶，——这是你的責任呐。

这样的事一連繼續了三天！在第四天晚上，从羊圈里傳來一陣可憐的羊叫声。我馬上抓起一根橡皮管，以防万一，飛也似地奔進羊圈。一進去我就楞住了，呆在那兒。

在我那山羊的肚子底下，躺着个結实的孩子，渾身烏黑，像个鬼。他

正在那兒擠羊奶，天饒赦他，竟然就把羊奶擠進嘴吧。一股羊奶流出來，直落在他的喉嚨里，嘟嘟的有聲音，好像落在擠奶桶里似的……看那樣子，這孩子干這樣的事還真在行！……他看見了我，馬上跳起身來，可是沒有跑。這當兒我好好把這孩子上下打量：他的頭髮蓬里蓬松，臉烏黑，兩只眼睛像銅鈴，閃閃發光，怪吓人的……誰一見他，准會當他是才從地獄里逃出來的。

是啊，我的孩子，我跟他第一次見面，就是這麼不同尋常！我們倆久久地、默默地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好像誰都見了鬼似的。隨後我悄悄地退到門邊，溜出了木棚；來到院子里，咯噔一聲把門上了門。我心里說：“這會兒，小朋友，你在里面待着吧，如果你的確不是個鬼，就沒法飛出屋頂去。你等着吧，我這就去公安隊上找個人來。”

好吧，我跑到那兒去找個人。可是你該知道，我們的工地有多大。大得看不到邊兒呢！你還沒走盡一個地段，兩腳可已經發酸了。還沒有走到鎔鐵爐的底座，心中頭一陣怒氣已經消了。我先站住了，接着簡直就往回走了，心想：“為了這麼一滴羊奶，就犯得着驚動公安隊！關在羊圈里的要是個鬼，只要聖水就能對付了。可是待在那兒的，多半是個小茨岡人（注），不過比普通茨岡人黑點兒。既然是個茨岡人，那簡直拿他沒辦法。”我想到這兒，不由得放聲大笑起來，心里說：“還是去問問他，怎么學會這一手——能直截了當把羊奶擠進嘴巴！……”

我如此這般地盤算了一番，不知不覺地走到了木棚，我小心在意地

〔注〕 茨岡人是一個游牧民族，居住的地方沒有一定，經常朝有水有草的地方搬家，干畜牧的營生。在十世紀左右，他們從印度出來，散在世界各國。全民族大約有兩百萬人。在蘇聯約有六萬人，現在逐漸定居下來務農了。

打开了門——你猜怎么着——那个小茨岡人不見了！……那調皮的羊瞧着我，一臉瞧不起我的样子，好像要說：“嗨，你这个傻子！也有这么关羊圈的嗎？……”它搖了搖短尾巴，还真不害臊，拉起羊屎來了，一顆顆黑豆似地直往地下撒。

我走到小房子跟前。猛然間好像有誰这么刺了我一刀——連血都不讓流一滴呢。我看見那兒待着的还是这个黑孩子。这会兒他坐在我的倉庫門口，就在敞开的門边。真是越鬧越不像話了！……我忙搶上前去，只見他两只眼睛閃閃發亮！……他一点不动声色，好像清白無辜似的，对我說：“我給你看守着倉庫，可敬的大爺。剛才你一肚子怒气，把我跟那只羊关在一塊兒，可就忘了关上倉庫門！”

你倒听听，他多么替我操心！我啐了口唾沫，从他那黑髮蓬松的腦袋上往倉庫里張望，看里面的东西有沒有动过。我說：“嗯，很好……現在快点兒給我滾！”我的火又直往上冒，真想揍他一頓好的。那孩子往一旁跑了几步，可又站住了……好，我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……我招呼他到身边，問他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伊什特汪……”

“你是茨岡人嗎？”

“嗯！……”

“你有爹嗎？……或者別的親人嗎？”

他得意地微笑，还聳了聳肩膀。我弄明白了：他的爹娘在这兒工地上干了个把星期的活——跑了，又往別处去了——这也是茨岡人的常情。可是他却留下了……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中意这兒……”

“你中意这兒的什么？想偷点兒什么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贼，不偷东西……难得这么來一手……（他大概想起了挤羊奶这回事了……）我中意这兒的机器。”

我問長問短，好好地盤問了一番，这才想到他还没有地方睡觉呢。看看院子里，那兒可有風……把这孩子安頓在哪兒呢？我是个軟心腸人，很可憐他，就留他在身边……

他表示感激我，就告訴我这些个事：比如他怎样在羊圈里找到那只羊，怎么能从屋子里开外面的門門。伊什特汪是个少有的开鎖行家。竟有这么心灵手巧的！甚至有两回，我还摸摸他那乱髮蓬松的腦袋，想看看那披着黑頭髮的額角上究竟長不長小犄角。他真有一点鬼聰明。你可知道，我的倉庫里有这么一种鎖，就是有人用了比万能鑰匙強上十倍的鑰匙，也休想打开它。可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个大小子就拿几个釘子、几根火柴、一点棉花，塞進鎖眼里，竟把它打开了。这孩子既用不着拿棍子來撬，也用不着拿万能鑰匙來探，就能把鎖打开——茨岡人自己說的嘛，他們都有这一手。他只憑十个灵巧的手指这么一弄就成了。我不由得看着他，心里这么說：“成，好小子，你当真走这条路，那得坐一辈子的監牢！……”打这兒起我就决意要教育他了。

他住在我这兒才几天，就把所有的鑽子都修好了。在倉庫里有一打多鑽子，一个比一个坏。那些在山石上打洞的爆破手，老是抱怨这些家伙，常常來要新的。你总也見過爆破手那种人吧，一双手笨得像熊掌。他把鑽子一鑽進石头，鑽子就碰坏了……过后爆破手自己倒納悶呢，还

說，怎樣鑽子的鋼尖又鈍了？……就是這些壞鑽子，伊什特汪都給修好了。他修起來還一點兒不費事，倒比任何老資格的行家還修得好。

可是我越來越覺得這孩子的前程我該負責了。

“我說，”有一天我跟他說。“自己掙飯吃，你覺得怎樣？老實告訴我。”

他抓抓后腦勺，偷眼看看我，回答說：“自己去掙口飯吃！那我去了！……不用你操心……”

“我並不是往外攆你！可是你还小，你得學會讀書寫字。不用多費話。天知道，你打哪兒來，你心里有什麼打算。你心靈手巧——我沒法否認。可是我們這會兒就該找個跟你相配的手藝才是……”

第二天我到辦事處去，給他正式討了個差使，充我的助手，從此他可以領一份很不錯的工錢。

工程師跟我开玩笑：“留點兒神！普罗科潑隱士也就是給鬼迷住的！等着瞧吧，有朝一日，我还要寫本書講講你呢……”

那天我在辦事處多耽擱了一會兒，接着又上飯廳去吃了晚飯，很遲才回家。走出飯廳一看，月亮也早已上來了。我的兴致很好——還真想唱個歌呢。

猛然間，我遠遠地看見：有個從沒見過的瘦長子在我倉庫門外直打轉。他在那兒干什么呢——遠望過去看不清楚。可是一個不相干的外人在倉庫門外還能干出什麼好事來呢？左不過干那不明不白的勾當罷了。我記起了今天早上我那小茨岡人跟我講的話，據說有個叫鮑茲的——他的“小蓋兒”——手下有一伙人，都是大名鼎鼎的慣賊。我一想到這兒，便一陣風似的奔往那兒……“小蓋兒”在茨岡話里，大概就是“姊夫”吧。而且伊什特汪本人出身的那一族也并不清白呀……這會兒打算光顧我

倉庫的那個人，別是他親近的朋友吧？——誰知道呢。我那個小鬼會不會帮他一手呢？……

我越發耽心起來了，不由得加緊了脚步。猛聽得有誰在倉庫邊抽抽搭搭地哭起來。我跑進去一看，只見有个人在倉庫外地上滾來滾去，嘴里直叫喚，好像有刀子剮他似的。我也出了同樣的事故。跟他一樣，我也碰着了鎖——頓時火星直迸。我的孩子，我好像挨了一頓毒打，兩眼直冒金星！……你有所不知，我這是觸了電……我跟那個坏蛋兩個人都倒了霉，他這會兒手里還拿着一把万能鑰匙呢。

這當兒，打小房子里飛奔出伊什特汪，兩手高舉，操着一口茨岡話，把那個形迹可疑的人罵了個狗血噴頭。這茨岡孩子朝着那人一個勁兒地大聲吆喝……一句話，連那個人的六親都咒罵到。他咒罵的什麼，我差不多一句也不懂，只見那坏蛋跳起身來，沒命地逃跑，好像屁股後面有火燒着似的。

“別生我的氣，普羅科潑爺爺！”事後，伊什特汪跟我陪不是。“我是好人，可是我知道，萬一有這樣的慣賊出現，我一個人就照應不過來。因此我把各扇門上的鎖都通上了電……”

我完全忘了自己幾乎給電流送了命，快活得把這孩子抱住。當下他把那些自出心裁的巧玩藝兒給我看。嘿，就是機器廠里制造出來的也不會比這些個更巧妙吧！又沒有人教他——這些個全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。這孩子可真鬼！……可是最使我覺得驚奇、覺得高興的，却是他完全變了個人。沒有多久，他偷進羊圈，擠羊奶喝，可是這會兒却保衛着倉庫，還能叫電氣當自己的助手呢。

可是就在這第二天，我們遇上了一件極不痛快的事。有個年輕人來

到倉庫，他是管理處的職員——一個稽查。他說，他確確實實知道，我不只住在工地上，還養着牲口，這就是說那只羊。住在工地上，一般說來是不許可的；養羊，那是絕對違禁的！這還不算，有人報告他，說我還留人在自己屋子裏寄宿，這樣的事，章則上不論哪一條都沒有這麼規定的……

“總而言之，這叫人沒法容忍！”他一下機器腳踏車就这么跟我說。這位稽查抓起公事包，掏出鉛筆和記事本，匆匆忙忙地寫起來了……我跟他說明，我是這麼個人，全工地上都認識我，還說我特意住在倉庫邊，為的是公事上便利……可是怎麼跟他說也說不明白……於是我就換個說法討他的歡喜，我說：“我是普羅科潑隱士，我養着的那只羊是當作白鹿的，你對待我，也該像當年奧勒特爾日赫公爵那樣。”可是這麼說只有惹起他的怒氣，他越發打起官話來了。他說，我那個伊什特汪有沒有什麼証件？……

好，就在這一點上，我們給他抓住了。說真的，這孩子是這麼落到我手裏的，正像獎券中彩那麼湊巧！“不用說，我錯就錯在這上頭，”我自己心中暗想：“要是人家在哪兒工作過，這會兒重新想上工，那是誰都歡迎的。可是這個孩子，說真的，一向只是流浪到哪兒是哪兒……”這時候稽查大爺把記事本“拍”地合上，大模大樣地說：“等會兒我打發個公安隊上的人來找這孩子！……”

“這麼辦，您可壞了事了。對付這個孩子要軟和點兒，大意不得。他需要的是教育，可不該把他關在哪兒！……”

這樣的話有什麼用呢！他早就不聽我的，又跨上了機器腳踏車了。

“跟你說，”我想再試試，“你才想不到呢，我可真是聖·普羅科潑，

收留着个鬼呀。你倒是看看，这孩子的样子简直像个鬼的亲兄弟。您可不能上哪儿报告去，什么事我都会跟他講妥，我会送他上学。”

“別在長官面前裝瘋賣傻！”他嘟囔了一句，按着加速器，一陣風似的，机器脚踏車在泥濘的路上开走了。

可是开出才几公尺，他突然又煞住了机器脚踏車，跳了下來。他弯着身子，檢查着什么机件。接着我看見，他趴在地下，鼻子尖差点兒碰着地，好像找个別針似的。接着他回到倉庫來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問他。

“碳化器的螺絲帽掉啦。要是找不到，今天我就到不了家。”

我叫了伊什特汪來，——無論怎样說，这位大爺可是管理处里的人——我們大家动手找螺絲帽，在水窪的泥漿里乱摸。可是不見它掉下去，又哪兒找去呢！这时候，这位年輕人才垂头丧气了。倒不是因为这么一來他得白耗办公時間，却因为他答应自己的爱人在五點鐘去会她呢。这会兒从这个倒霉的地方，难道步行就得到了那兒嗎！这位稽查的語声出乎意外地軟和了，像个好神父的說話那样受听……他深深地歎了口气，急切地央求我們帮他找那个螺絲帽。

那茨岡孩子突然住了手，他說：“等一等！……我也許能給这位大爺做个新的……”

“你怎么說！你哪能做这个！”我驚奇地說。“要做也得有工具呀。”

伊什特汪連眉头也不皺一皺，就上倉庫去了。嘿，我告訴你，他在倉庫里沒有多大工夫，就帶着螺絲帽飛也似地直奔机器脚踏車來。他小心在意地拿着那个螺絲帽，好像捧着什么寶貝似的。他伏在碳化器上一弄，行，这个螺絲帽正好配上！……不說虛話，这个螺絲帽好像專为他鑄

造的，才出爐，簇新簇新，閃閃發亮；現在只要用扳子把它擰上去……

那個管理處的職員快活得差點兒跳起來。登時說話多得像個喜鵲，拍拍伊什特汪的肩膀，嘟嘟囔囔地跟他說些感激不盡的話。

于是我決意趁熱打鐵，我說：

“剛才我跟你說，他是鬼的小兄弟，您還不信呢。這會兒您親眼看見了，只有在他那陰間地府里，才一下子拿得出這麼個螺絲帽子來。”

“就算是陰間地府里的吧，只要擰得牢就行了，”這位稽查不在意地說，一邊喜洋洋地側耳細聽那發動機——這會兒一聲是一聲地“嘟——嘟——嘟”响了。隨後他回過頭來，又朝我說：“這孩子的事你別耽心！……一切自會順利……再會！”他飛也似地去會他自己的美人兒了。

我不由得笑起來了，我那黑孩子朝着他的背影，拖出舌頭，這麼長，倒叫我吓一跳。

不錯，這回事真有點邪。

可是這兒也不必多講了……

現在，伊什特汪已經在訓練班里畢了業，在修理廠里工作了。他不久就要當上工長——我敢以自己的頭顱擔保。伊什特汪將是全工地上最黑、最年輕的一個工長。

他常常來找我。我們就坐在小房子前面，喜洋洋地看着我的羊吃草。——我不久也搬出這所小房子，因為有一條鐵道新支綫正打這兒穿過，就此把我攆走了，這可是後話——有一回，伊什特汪笑着說：

“普羅科潑爺爺，我又想喝喝你的羊奶！”

“你去擠吧！只是別忘了——擠在罐子里，你那舌頭太長點兒……”

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說：“你听着，孩子，你的事我全明白，只有

那回机器脚踏車的事，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……当时你拿給稽查的那个螺絲帽，哪兒來的？”

伊什特汪哈哈大笑，笑得一头蓬松的黑髮都乱舞起來。

“嗨，我上哪兒拿去？不用說，就从他机器脚踏車上拿下來的……头里我把它‘撬离兒’——我們茨岡人这么說來着——嗯，就是擰下來，后來我又拿还給他……”

“可是他，說不定到現在还感激我們呢……”

我們都放声大笑，笑了好一陣，两个人还对拍着彼此的肩膀呢。那只羊只是瞅着我們，它也在那兒奇怪呢。

小房子一旁那个規模驚人的工地上，但听見一片轟隆隆隆的声响，沒有一时半会兒的靜止。

我这个絡腮鬍髭的普罗科潑隱士呢，却跟頭髮蓬松的黑鬼坐在一塊兒，笑得像两个小孩兒。

开个玩笑原不是什么罪过。这一層天老爺自会諒解，我那个小鬼也心中有数。

